



全國政協委員、金利豐金融集團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朱李月華

香港東莞社團總會捐贈口罩及平安包

朱李月華：路漫漫兮上下求索 功名萬里壯心不已

全國政協委員、金利豐金融集團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朱李月華博士(下稱「朱太」)，日前接受了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組專訪。作為本港金融界翹楚，她認為中央政府、特區政府是在次疫情下所施行的經濟、金融政策及時而有效；作為香港東莞社團總會創會主席，她既情繫桑梓，捐款捐物，也向在港莞籍鄉親施以援手；作為連任三屆的全國政協委員，她對青年工作尤為關注，對如何鼓勵青年奮發圖強，傾注了尤為多的思考。

文：張童

三月下旬，疫情爆發之初，朱太正在新加坡處理分公司事務。那時，新加坡尚未開始全民佩戴口罩，但她已從報端知曉，武漢封城、湖北封省。身為港人，歷經沙土之役，朱太不敢掉以輕心。恰逢那時正有友人前赴日韓，她便委託其下單一批KF94口罩，總數約為五千，在二月初寄往東莞，以供市政府分配。

回港以後，她立刻發動香港東莞社團總會委員，透過他們在印尼、越南等地的業務關係，搜購了近二十萬個口罩。那時的拿貨價已飆升到三元多一個。總會又採購了大批消毒搓手液，以及位元堂的喉糖、秋梨膏等，幾乎清光了位元堂的庫存。邊備貨，邊分發。物資到站，朱太不敢片刻耽擱，即刻動員義工進行分裝，將物資送至有需要人士，其中便包括許多長者。她看到，因為口罩已被炒到高價，許多長者不捨購買，往往將一個口罩重複使用。

疫情之下，見人情冷暖。朱太曾旅居海外多年，因而對海外華人將心比心。疫情初期，他們全球蒐羅物資寄回內地，善舉令人感念，但等疫情於歐美爆發，他們在異鄉的遭遇，讓人鬱鬱難平。她舉例，兒子有位友人身處紐約，身感不適前往醫院，但醫護見他三十來歲，又長了一副華人面孔，拒絕給他做核酸檢測，等他輾轉歸港，甫去醫院，便即確診。她知道紐約疫情嚴重，檢測能力有限，但這種「身在異鄉為異客」的感受，始終難以抹去。

住房就業青年尋路

是次疫情令大批海外華人歸來，回國機票一席難求。回想去年中開始的社會事件，朱太感到其中的對比耐人尋味。那時，許多港青敵視內地、反感香港、嚮往歐美，但等到大難臨頭，哪裡才是真正家園，

一目了然。那些離開故土、遠赴異鄉的僑民，正紛紛回來。朱太曾在美國三藩市一住廿年，她有這樣的感受：那些真正去過國外讀書、工作的，其實反而少反港、反中情緒。因為他們真正在異鄉生活過，所以知道，這張異鄉人的面孔，就已經是他們的原罪。

朱太也曾資助許多港青前往內地參訪。例如有年她資助女童軍重走絲綢之路，一次便贊助五十萬。去年的社運令她深感失望，覺得努力白費，諸事無用。她反思再三，認為主因是香港青年所身負的消極情緒。教育固是重因，但並非全部。她分析，教育、住房和就業，無不是使青年離心離德的要因。

朱太笑稱，公司員工已經十年沒人找她借款買房了。而在更早的十年間，找她借款買房的人陸續有，但現在，儘管公司擴張、員工擴招，但她借款買房的人，沒有了。她分析，這或是因為十年前後的人工相差無幾，但房價卻扶搖直上。借的少，無異杯水車薪；借的多，既借不起，也還不上。

就業也是大問題。「青年人的前景在哪？青年人的出路在哪？」這樣的問題，她也回答不出。她只是見到這樣的現實：其所處的證券行業，本土券商不斷減少，外資、中資逐漸崛起。相生的，是海歸及內地員工更受歡迎，相應的，是香港本地生向上流動的機會越來越少。所以，她能理解他們的怨氣何來，她也清楚，他們緣何消極。

立足金融建言獻策

作為香港金融服務界的十八名選委之一，朱太也曾聯同業界向港府反映，應多向本地生提供優良就業機會，例如保證其配額。她認為新加坡在這點上就做得很好。政府出錢或提供免息貸款，供當地青年讀書、供其考

牌，從而令其始終懷有向上流動的希望。而對於那些越來越少本地人願做的工種，則更多開放給外勞。

「其實許多港人想要的並不多，只是想住得舒服一點，生活舒適一點，有結婚生仔的底氣，有對未來生活的憧憬，那就解決許多問題。」朱太這樣總結。

而作為金融界資深人士，朱太對業界動向也極敏感。近期匯豐不派息之事，就讓她格外掛心。在她眼裡，這件事絕非派不派息那樣簡單。它背後牽扯到了香港的獨立金融地位。要知，匯豐、渣打和中銀香港三間發鈔行，其中兩間竟都來自英倫總行的節制。這次，說不准派息，就不准派息，那往後若英國方面發生問題，是否會累及香港？她對此感到憂慮，打算再向港府作建言。

面向港府建言獻策，是朱太身為金界選委所身負的使命，而為國家建言資政，亦同樣是她身為全國政協委員，對祖國所肩負的職責。

朱太已連任三屆全國政協委員。更早些，她是廣東省政協委員。對一個多年客居海外的人來講，這條路走得並不容易。「在省政協還好，用廣東話開會，適應起來算快，等到步入全國政協，不僅話題更寬闊，更宏觀、更整體，新知識更層出不窮，從兩高報告再到總理報告，每時每刻，都在學習新的知識」。而且，她補充，「從地方到中央後，廣東話全變普通話，不僅要聽，還要講，這也是不小挑戰。」

但朱太從來無懼挑戰。正如九十年代的她放棄在美國的穩定地產生意，到香港再創金融王國，其後的她，對政協工作、對參政議政，也經歷了從陌生到熟悉，從隔膜到深入，再到深明責任、積極履職的過程。千磨萬擊還堅勁，任爾東西南北風。這是朱太一生的底色，一生的寫照。



朱李月華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時投出選舉票



朱李月華(右四)捐贈「中國科學院朱李月華獎學、獎教金」

情繫鴨脷洲 結緣普通話

在國外念大學時，朱太便已修習普通話。她尚記得老師來自北京，講一口字正腔圓的「北京話」。但她坦誠，七十年代，講「Mandarin」的機會並不多，只是與一些台灣友人交談。但自其回流香港，很快，她就將學好普通話再次提上日程。94年，朱太專門去理大報班，每禮拜上堂，連上兩學期。

每堂都有話題講演，要寫、要讀、要討論。她笑稱那時講得好差，但因為大家都差，所以也不覺有異。但2000年前後，隨著金利豐開展IPO業務，朱太北上的機會越多，與客戶商討上市事宜，講不好，都要講。為此，也開過不少笑話。譬如問人家想不想上市，話一出口，卻變成了「想不想死，想死來找我」。

追憶往昔，朱太感慨萬分：那是第一代北上的港資投行，幾乎全都是香港人。任誰，都是操著一口不鹹不淡的普通話，幫著那些優質內地企業，到香港上市融資，儘管存在不少文化差異，有時雙方互相都聽不明白，但是回頭想來，苦在其中，樂也在其中，而到現在，只剩下回憶的美好。

朱太在南區鴨脷洲長大。九三年她創辦金利豐證券時，首間舖頭

亦落戶香港仔，最初只是做些街坊生意。儘管其後金利豐極速發展，總部也搬到中環，但她從未忘記舊時鄉親。如今的朱太，身兼鴨脷洲旅遊促進會主席、鴨脷洲街坊小學校董、鴨脷洲街坊福利會主席三職，在早前的捐贈活動中，她攜父親——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永遠名譽會長李樹福，連續舉辦了六場防疫用品派發會，向區內數千位長者派出超過5萬個口罩、數千瓶消毒搓手液及潔手濕巾。

現在的香港仔和鴨脷洲，早已舊貌新顏。儘管船廠少了，但文化卻沒有丟。為了保留這些文化，也保留舊時記憶，朱太花了不少力氣。她特別提到洪聖廟，這座建於清乾隆三十八年(1773年)，由當地漁民集資建成的廟宇，是南區現存歷史最久的古建築，祈求的是漁民出海平安。

每年農曆二月十三日是洪聖誕誕，鴨脷洲街坊同慶公社均會舉辦大型賀誕巡遊。朱太笑稱，這座依海而建、靠海為生的小島，歷經數百年風浪而常保平安，都靠洪聖爺護佑。這些文化、這些點滴，其實早已深埋進她的血脈裡。不論她去到哪，不論她如何功成名就，都與她相伴相隨，直到永遠。



洪聖傳統文化節——龍舟拜廟活動